

新 婚

· 杜 雲 之 ·



大 眾 出 版 社 印 行

1951年十月

婚 新

之 雲 杜

社 版 出 衆 大

1 9 4 7

43853

新
婚
(四幕喜劇)

排演或改編本劇須得作者同意

(通訊處由大眾出版社轉)

劇中人物：

錢晉富——在戰爭中暴發的商人，五十歲。

林英才——錢晉富的女婿，三十歲。

錢英——錢晉富的女兒，二十歲。

張德裕——錢英的寄父，四十五歲。

俞繼武——林英才的朋友，二十八歲。

徐佛生

金迎貴——三個放高利貸的商人。

高利台

老范——廚子。

門房

女僕

地點：

上海·發生在錢晉宮的公館裏。

時間：

——現在，春天。

第一幕： 早晨到中午。

第二幕： 午後。

第三幕： 傍晚。

第四幕： 翌日午後。

第一幕

這是一間很闊氣的客廳，左右兩邊有門，後窗向着小花園。但因主人并不風雅，而覺庸俗。

俞繼武穿着軍裝，從左門進來，女僕跟在後面。

僕 先生！請你等一會兒，姑少爺現在還沒有起來呢！

俞 沒有起來？唔！九點鐘了！（自語）他媽的！新婚樂！（坐下，哼小曲）今天的報來了沒有？

僕 來了。

俞 給我。

僕 我們的老爺，姑爺，小姐……都沒有看過呢！

俞 你不願意把報給我嗎？你瞧！我怎麼能夠等得住？快替我通報吧！

僕 不！吵醒了姑爺，他要發脾氣的。

俞 那麼我自己去找他。

僕 喂！你不能去呀！喂！先生！

俞 我們是好朋友，有什麼關係？（大聲）喂！老林！老林！

林 誰在客廳裏吵呀！（開門）呀！是你！



爺 考林！

林 老爺！我看見你真高興呀！

爺 我也真高興呢！

林 你實在來得太湊巧了。

爺 太湊巧了！

林 慢慢的我會告訴你的……呀！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兒！穿上了軍裝！誰還能再認或你是個風流個揮揮金如土的大少爺！

爺 老兄！你也變了！我們都變了！你娶了親，我當了兵！

林 （瞧瞧爺的軍服）哼！少校！你真有這一手！

爺 不要小看這一身軍服呢！他是老虎皮，穿在身上，什麼都不怕，什麼煩惱也沒有了。還有這

東西，喂！你假裝沒有看見……（指他的佩刀）。

林 喔！一把漂亮的指揮刀。

爺 這是在戰場上殺了一個東洋鬼子，從他身上搶來的戰利品！

林 那麼，你什麼時候可以做總司令呢？

爺 呀！老兄甯取笑，我早已不轉這個念頭了，現在我只要升做砲兵營長，便心滿意足了。

林 真的嗎？難道你真的變了丘八爺了。

爺 是呀！我喜歡這樣，當兵是頂適合我的本性。因為我家的祖先，全是從拿鎗桿兒起家的，要恢復過去光榮名譽，只有兵兵兵兵的打呀！打出一條血路來！

林 說得倒很好的。

爺 唔！並且鬼子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這愛國心會突然爆發，勇氣突增，砲聲一響，什麼糊塗思想，都不會再在腦子裏盤旋，國旗也不再是旗杆上一塊襤褸的布片，真是祖國的標幟了。

林 呀！你真是個英雄。

爺 在砲火迷漫中，個個人會變成英雄的。

林 好呀！老兄，現在我們別談這個了，你在這裏能住多久呢？

爺 只有半個月。你知道我怎樣安排我的生活嗎？

林 怎麼樣？

爺 這是很巧妙的，上次我離開這裏的時候，我把我用剩的父親的遺產，存放在一個銀行家手裏，大概有一千萬塊錢吧！請他替我做做生意，生利息，每年只用利息不動本錢，所以我有八百萬塊錢的一年的進款。我把十一個月半關在軍營裏，其餘半個月做假期，到這裏來樂一樂，化了這些錢。昨天是我假期的第一天，我今天才趕到一到馬上來看你。

林 謝謝，我希望你住在這兒。

爺 我不願打擾你……

林 不要緊，我們剛巧有間客房空着。

俞 老實說，不是怕你麻煩，怕我自己不方便，你是有家庭的人呀……你的太太，你的丈人……

林 唉！你難道以爲我娶了個種田出身，現在開煙紙店發財的暴發戶的女兒，就把我的家也變成煙紙店了嗎？我的太太便帶來了十足的市儉氣嗎？我就不是從前出身書香門第，宦官世家的林英才了嗎？

俞 你別誤會我的話。

林 瞧着呀！我過着很闊氣的生活哩！我天天還是跳舞呀！跑香賓呀！賭錢賭得輸贏很大，還買古董書畫，開「奧斯汀」汽車，僱頭等廚司燒菜，常常請客。順便對你說一句，我明天請客，請你一塊兒吃飯。總之，結婚禁不了我的習慣，什麼也禁不了……除掉那些耍儂鬼！

俞 你的太太，你的丈人，難道讓你這樣隨便嗎？

林 自然啦！我的太太是鄉下中學堂畢業的小姐，長得到還漂亮，只是有些嬌養慣了，眸子太小，沒有見過世面，還是很不慣做太太哩！但我敢說她整天在對鏡子，瞧自己做了闊太太的面貌。至於我的丈人呢！又老實，又和氣，生來好像便是預備侍候我似的。

俞 竟有這樣的生意人嗎？

林 簡單的一句話，我娶了親，生活得真不錯。

俞 我想你做事，總不會沒有算盤的。

林 你是知道我的處境的呀！我五歲時，父親就死在廣東做官的任內。不久母親又死了，由叔父把我扶養大的。一到二十歲成年了，我就從叔父手裏拿還這筆家產，到外國去溜了一次，很快的把祖先做官賺下來的遺產化個一干二淨，並且還缺了數目很大的債。我這時以為我還有叔叔，等叔叔死了，又有遺產可以化，豈知叔叔在七十歲時，忽然娶了個又年輕又浪漫的女人，那麼原來滿以為沒有堂兄弟和我爭的這份家產，這一下又要大打折扣了！

爺 這樣說來你損失不小呀！

林 所以我不得不利用我做女婿機會，來得債呀！老天爺有眼，我碰見了錢老頭兒。

爺 你那裏碰到他的？

林 他在香烟上賺了錢，正要找一個顯出重利借債的人。這機會便使我們碰在一起了，我們見了好幾次面，我雖沒有擔保品，可以借他的債，但我家地位榮譽，儘可做他的女婿。我向人打聽他平日的行爲，我確知他的財產不是不明不白得來的，於是我就答應了娶他的女兒。

爺 那你一共進賬了多少呢？

林 老頭兒一共有二十萬萬資產，現在他只有十五萬萬了。

爺 五萬萬的資金！

林 還要好吶！你瞧，他答應還清我的債，我想這件事情今天可以解決了，這樣又是五千萬。在結婚的！天他又給我一筆價值五千萬的股票……

爺 這裏又是一萬萬了，以後怎樣？

林 以後末，他決定不讓他的女兒離開他，因此他讓我們住在他的公館裏，替我們負擔一切生活費用，衣食住行各種都不必費心，我可以將這些錢在我的太太和我身上化。

爺 這太好了。

林 別急！

爺 還有別的吗？

林 他還把我曾祖，祖父做官時造的住宅也重新買回來，所以我天天在等着我能夠搬回老家去住。

爺 這個人倒頂有意思！

林 別心急！

爺 還有嗎？

林 結婚以後，他跑過來握我的雙手，態度的老實誠摯得使人感動，他說：總要幫助我成功，恢復祖先的光榮，做幾任大官。……這可憐的老頭兒，一點也不討厭。他管他的，晚上睡覺，白天起來，把賬目算得清清楚楚。處處替我留心，他真是一個再好不過的老聽差。決不會把東西偷走，我也不容易找別個人來替代他。

爺 你真發妻財了！

林 不要急！你或許想想，在社會上一般人眼中，我們頂頂大名的林家，娶了一個出身低微做生意人家女兒，會影響到我的家聲。錢老先生也這樣說。但現在世界上有了錢，家聲名譽也全可以弄到手的。最後我已經和你說起你再也來得不能更巧了。

俞 爲什麼？

林 你要知道，你是我最適當的證人，你逃不了做我的見證人。

俞 呀！你要和人家打官司嗎？

林 不是，老兄！是一場頂驚險的比賽，是橫渡長江的游泳比賽。你看，不是很有意思嗎？……

俞 呀！你不用搖頭呀！難道你以爲我林英才已溺死在江裏嗎？

俞 你和誰比賽呢？而且爲了什麼呢？

林 和小李——李克用，是爲了他吹牛說他的游泳本領好，所以爭吵起來，打了這個賭！

俞 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決的呀！

林 呀！一個軍人，把個人的榮辱，竟這樣輕描淡寫的「解決」掉嗎？

俞 你說得很對，軍隊裏這樣的事情很多，一點也不稀奇。但是軍人，是不肯無意識的冒險，我不信你單單爲了他吹牛而打了這個冒險的賭！

林 這游泳只不過是個起因吧了，背後還有別的事呢！

俞 是爲了女人嗎？

林 對吓！

爺 又是爭風吃醋！

林 老爺！這還是去年事哩！從前我會追求一位小姐，後來我對她也冷淡了，但結婚後感情又重新復活過來。你瞧，爲了女人決賽，這不是很好玩嗎？

爺 嗯！很好玩！爲了誰呀？我可以知道嗎？

林 我對你沒有不說的……就是交際花周曼麗小姐呀！

爺 喔！老林！你又和周曼麗好了，他不是嫁人了嗎？

林 是呀！她嫁了個老頭兒，心裏却愛和年青人玩！

爺 不過游泳決賽，事情太嚴重了，你的游泳本領也靠不住。

林 但小李的游泳更壞呀！我只要等他溺死在長江裏，我就可以拔去限中釘了……唉！這叫做「

江山好改，本性難易」！爲了這一點點愛情！

爺 你和他游泳，是抬高他身分啦！

林 是呀！他自以爲他的祖父在什麼衙門裏做過一個像芝麻綠豆樣的小官，就以爲是了不起的官家子弟了，哼！這傢伙，誰不知道他底細，竟想和我們比較起來，到處表現着一副驕相！像只有他才配代表上流人似的……假使有人說一句對不起李鴻章的話，准是他起來答話，好像挖去他一塊肉一般。其實，他做李鴻章家裏的狗，人家也不要呢！……我和小李結下了怨，

這怨恨在昨天打彈子的時候爆發了，說要和我較量一會游泳，真是破天荒一次。

俞 你們這次決賽，我總覺得危險！

林 有什麼關係，我就要冒險，你做我的證人，答應了！

俞 再說吧！

林 不要這樣，爽快的答應了，才夠朋友！

俞 好吧！

林 你住在這裏，也不用推却，是不是！

俞 好！好！

林 呀！你在假期裏還穿這軍裝？

俞 不！我想做幾套西裝穿。

林 我做的幾套新西裝，你現在要穿，可以借給你……且慢！我聽見有人在說話，這是我的丈人來了。你就可以看見他是這樣一個人。還有他的老朋友，張德裕張先生一同來呢！我替你介紹吧！

(錢看當張德裕上)

林 早吓，張老伯！

張 你早！

林 爸爸，這是我的好朋友俞繼武先生，是砲兵營副營長！

錢 俞副營長，你光臨敝舍十分榮幸！

林 爸爸，你還沒有知道呢，俞副營長已經答應了我的邀請，住在我家裏了。

俞 錢先生，請你原諒，我已經答應了英才兄的邀請，叨擾你們了。……

錢 那兒的話，他可以不必要和我相商的，我們現在大家都是朋友了。

林 好，老俞，你就住在那間客房裏吧！

錢 吓！讓……

俞 真對不起……

林 沒有什麼，爸爸是很喜歡客人的。……

錢 我很喜歡……

林 你不是想把那輛藍色汽車借給俞先生用嗎？

錢 那輛我常用的汽車？

俞 那可不必，那可不必……

錢 在這條街的盡頭，有一家出租汽車行的。

林 (向俞) 現在且到我的汽車間裏去看看我上月新買的一輛八汽缸「奧斯汀」……來呀！

俞 (向前) 錢先生！我暫時告退了。英才兄真是急急顯示他的好東西。我知道他是要向我表示

，你對他的好處呢。

錢 嘿，對他的好處？

林 (向前) 我們走吧！(走到門邊返身) 順便向爸爸說一聲，我明天請客，請你也來呀！

錢 不！謝謝……我在張先生家裏吃晚飯。

林 呀！張先生！每天我請客的時候，你總把我的爸爸請去了……

錢 像我這樣年紀，不好意思再和年青人在一塊了。

林 那麼我們去了。(與齋繼武下)

張 我看你的女婿，對你真是孝順尊敬呀！

錢 我愛怎麼就怎麼，你別管！

張 唔！可是你的女婿對你「太」尊敬，所以把你看得他的聽差一樣了。

錢 你不用多說，你管你自己的事！

張 我自然管我自己的事。我們兩人的連帶關係，實在太密切，所以對你在這位上代做大官，自

己出洋留學的大少爺前面，這樣卑躬屈膝，實在看不上眼！

錢 卑躬屈膝，這是什麼話！你以為他上代的官銜，博士的派頭使我眼花了嗎？你要知道，我的

思想比你進步，我現在這樣做，我自自有道理！

張 見鬼！什麼道理！一個吃着全會的花花公子！有什麼道理！老實說！我對這門婚事，早就

贊成！我希望我的乾女兒嫁給我們一幫做生意人家的好孩子，但你總不肯聽我的話！

錢 聽你的話，唉！你的話太沒有見識！

張 你現在有見識嗎？

錢 自然，我的見識比你強，這種婚姻，一方面還有其他的收穫。

張 什麼收穫？只是將來你女婿拖累你破產的收穫！你的女兒也要吃苦了……

錢 我的女婿會把我拖累得破產？

張 不出十年之內！

錢 你不要發癡。

張 他化錢化得這般快，像你這樣一個精於計算的人，不會不知道這眼前的事實。

錢 不用多說，不用多說，這是我自己的事。

張 假使只是你一個人的事，我早就不說了。

錢 (大怒) 你爲什麼不說？你難道眼看着我的事業敗壞，你一點不關心？我受累破產了，和你

沒有關係嗎？我是替你發財的恩人呀！

張 你別發發瘋呀！

錢 你太忘恩負義了！

張 天知道，你的女婿對你態度不恭敬，你受了委曲，竟在我的頭上來出氣了。我和你說，若是

你一個人的事情，我就不管，看你去失敗。因為我不是你的乾爸！但我是你女兒乾爸……

錢 噢！那麼我以前真不應該把女孩子的乾爸名義給你了。

張 不錯！你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這樣愛她的乾爸了。

錢 是呀！我知道你愛她比我愛他還要厲害！這是你誇負的地方，並且還使她知道是這樣……

張 我們別談這些廢話了。你高興這樣就這樣做吧！

錢 我自然照我高興的做去。你瞧，在我的女兒心裏沒有愛，不是很傷心嗎？

張 不！她很愛你。

錢 但你比我更使她愛，更使她相信。

張 那是因為她不怕我的緣故。你板着面孔，裝着父親的威嚴看她。這樣，她那會盡情吐露她心

裏秘密呢！她給你的威嚴鎮住了。並且你的心思，又這樣活，使她捉摸不定。

錢 就是你把她弄成這個樣子，你自己處處討她喜歡，哼！處處讓孩子任性，却不替她的前途想。這樣使孩子愛你，算不得漂亮。

張 不要生氣，現在正是你女兒終身幸福關頭了。可憐的英小姐在她結婚的時候，只有我表示反

對，而你還極力贊成她哩！

錢 因為她很愛英才，我們來看報吧！（他們坐下看報）

張 你不用說了，她自己就要嫁這個大少爺的嗎？還是你叫他這樣做的？這事是你把林英才請進你

錢 (站起來) 又有一個人做官了，商務印書館經理王先生，他做了部長。

張 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錢 怎麼，這和我沒什麼關係？難道你看着別人做官，一點不動心嗎？我們生在這國家，這時代，這要努力肯幹，像工商部長，實業部長都可以做到的，升官發財正是很難得的機會！你也希望有一天做官嗎？你竟問我這和我什麼關係？

張 老天爺保佑我不要做官，也不要升官發財！

錢 爲什麼，王先生做了那官，多麼光榮！

張 他不但是個商界人才，並且是個才幹出衆的人物。劉備沒有做皇帝前雖曾賣過豆腐，但不會個個賣豆腐的將來都做皇帝。

錢 我和你說，凡是善於經商的，一定善於治國，你瞧，擺香烟攤的將來開香煙店，一定內行。

張 先生！你給做官的夢着魔了！我們中國不是一家烟紙店。

錢 做官，在我年青的時候，就熱烈的想着了。因爲這時候，我還在鄉下種田，一天有一個不知叫什麼的小官，到鄉村裏來收捐，我剛巧沒有錢，給他捉到衙門裏去打了四十板子，打得我屁股上鮮血直流，疼痛得很，足足有一個多月沒有好睡好坐。所以這時我就立下願心，亦將來要做官，做官可以打人屁股，報復我四十板子的仇恨。豈知後來光復了，民國一來，廢了

錢 (站起來) 又有一個人做官了，商務印書館經理王先生，他做了部長。

張 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錢 怎麼，這和我沒什麼關係？難道你看着別人做官，一點不動心嗎？我們生在這國家，這時代，這要努力肯幹，像工商部長，實業部長都可以做到的，升官發財正是很難得的機會！你也希望有一天做官嗎？你竟問我這和我什麼關係？

張 老天爺保佑我不要做官，也不要升官發財！

錢 爲什麼，王先生做了那官，多麼光榮！

張 他不但是個商界人才，並且是個才幹出衆的人物。劉備沒有做皇帝前雖曾賣過豆腐，但不會個個賣豆腐的將來都做皇帝。

錢 我和你說，凡是善於經商的，一定善於治國，你瞧，擺香烟攤的將來開香煙店，一定內行。

張 先生！你給做官的夢着魔了！我們中國不是一家烟紙店。

錢 做官，在我年青的時候，就熱烈的想着了。因爲這時候，我還在鄉下種田，一天有一個不知叫什麼的小官，到鄉村裏來收捐，我剛巧沒有錢，給他捉到衙門裏去打了四十板子，打得我屁股上鮮血直流，疼痛得很，足足有一個多月沒有好睡好坐。所以這時我就立下願心，亦將來要做官，做官可以打人屁股，報復我四十板子的仇恨。豈知後來光復了，民國一來，廢了

張 雖不能賺錢，也是高尚愛好。

錢 好，你在阿英面前，偏護他，好叫她愛你！（對英）你乾爸說英才會敗我的家……哼！你是這樣說的。

張 我是這樣說的，只要你把錢包口子收得緊一些就好了。

錢 不，只要這年青人做了官就好了。

張 我看他難得做官。

錢 不一定，他一天到晚化錢，若做了官就可以賺錢。

英 叫他做什麼官呢？……做官不像開煙紙店，做買賣一樣容易。

錢 當然，像他官家子弟，出洋留學過，花些本錢，做個部長局長還不容易。

英 爸爸，現在他不想做官呢！

張 這是他自鳴清高，不肯做……

錢 自鳴清高，嘿！是貪懶！

英 爸爸，自鳴清高不是貪懶，是上流人的一貫作風。

張 正因為他有這風氣，才頑固得不肯做任何事情。唉！這是上等人的風氣！

英 不，可是……

錢 德裕兄，你還不瞭解我的女孀哩！我把她嫁給他以前，曾經把他從頭到腳，研究一番，他是

一個血氣未定的年青人，性情輕浮，也沒有頑固毛病。關於他的自鳴清高，這是空話，他如果注意這一點，他不會娶我的小姐了！

張

那沒有甚麼關係，在提親的時候，總應該把這點仔仔細細考量一番才對呢！

錢

你真傻！假使我那時有一種做生意的樣子，恐怕他會馬上拒絕我了。要使他讓步，只可用精密的步驟慢慢的安排。三個月來，他住在這裏像住在極樂世界裏，也像一只養肥了的豬！

張

我懂得了，你要他替你工作，只有多少化些錢在他身上。

錢

對了，算你聰明！（對英）在剛結婚的幾個月裏，男人總聽女人的話。假使你撒些嬌，要求他，他會答應的。像在今天晚上，你對他哭……

英

爸爸，這怎麼使得，我對他哭？……

錢

媽！像你媽媽要我帶她到城裏去買花洋布衣料，就是在夜裏，那個樣兒對我哭，你瞧，我第二天就帶她上城裏去了……

英

我不敢對英才這樣做。
錢 爲什麼？你可以這樣做！你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鈔票做你的後盾。

英

他對我聳聳肩，一聲不響的完了，怎麼辦！

張

你和他說話的時候，他這樣對付你嗎？

英 不，可是……

張 喔！你怎麼不說了？我看好像英才對你很不十分敬重，這真使我擔憂……

錢 難道英才有對你不好的地方嗎？

英 爸爸！沒有！

錢 難道他不愛你嗎？

英 爸爸，你不要問了！好嗎？

錢 那末，你說他怎麼樣？

英 我沒有什麼好說的。

張 我的孩子，你得想明白，爽爽快快的對我們說吧！我們活在這世上，就是照應你的幸福，假使瞞着你的爸爸，連對乾爸爸也不說實話，那麼你還向誰去說呢？你心裏覺得難過嗎？

英 我沒有什麼難過，你們不用疑心，英才人很好，很和氣。

張 他和氣，他人好，這樣對他這就夠了嗎？他不過是像對待一個美麗的洋娃娃般對你呀！

英 這是怪我不好，當他的面前，我胆子很小，不敢把我心裏的話說出來。我担心他把我看做一個鄉下姑娘在學做闊太太的樣子。

張 怎麼不敢對他說呢？

英 我已經試過好多次了，但是第一句回答，就不是我所預料的，我就不敢往下說了。我害怕，

乾爸，怎麼辦呢？

錢 怕什麼，再對他說呀！

英 乾爸，你自己也經歷過的，對英才說話，是很難的呢！我愛他倒不是因為他是官家子弟，外國留學生。而是他舉動文雅，聰明爽快，勇敢大方，他對於卑微的生活看不起。這樣，我才愛上了他，他正是我心裏所想的那樣的人，假使我一開口，他就用開玩笑的閒話打住了。

錢 他討厭你嗎？

英 對了！我就怕這件事！我對他多說話了，恐怕他……

錢 嚇！你太小了，一個男子假如除愛他的女人以外，就不去做工作，這愛情是不會常久的！

英 乾爸，這話是真的嗎？

錢 怎麼不真，我的話不會錯的！

張 我也很相信這話。

錢 一個男子漢，他總要有工作做，假如他走正路，那麼他就要走邪路了。

英 乾爸，我沒有辦法再對他說了。我的本領不行。

錢 那麼，我來對他說，你們幫我的忙。

張 你馬上跟他說嗎？

錢 不！等吃過飯，英才在飯後是比較容易聽話。

(林英才，俞繼武上)

茅 呀！英！我來介紹，這是俞副營長，俞繼武先生，你是時常聽我講起他的。(轉向俞) 這是內人。

英 是的，俞先生，英才平常總很記念你的。

俞 我們過去是頂好的朋友。(低聲對林) 你的太太倒頂有意思的。

林 (低聲) 是，她很有意思。(對英) 英！我告訴你，俞先生已答應住在我們家裏，過他的假期。

英 俞先生！這真好極了，你的假期一定很長吧！

俞 只有半個月，我就要回到防地去的。

張 俞先生，你真是一個有爲的青年，不像一般世家子弟，閒着不做事！

林 (自語) 唔！這話是說給我聽的。

(女僕手捧一張油畫上)

僕 姑爺，有人送畫來。

林 把他放在這張椅子上。

(女僕下)

林 老俞！這裏來。

俞 呀！畫得多麼好，多麼精緻逼真……你看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充滿着黃昏寂寞的調子，在這樣靜寂的風景中散步。無論什麼人都喜歡的。

張 （對錢）這是大少爺的閒情逸趣！

林 你瞧這青色的晚煙，夾在這含有橘紅色的地平線和蔚藍的天空之間，是多麼傳神，多麼有詩意！

俞 而且全幅的色彩平均幽雅，筆力又十分矯健。

林 你瞧這一池碧油油的湖水，和樹林影子，淡淡的相掩相映着……不是太美了嗎？

錢 我們也去瞧……（和張德裕一同走近去）哦！畫的是什麼！

張 一幅鄉間的晚景。

錢 唔！一座破房子，幾棵樹，一點也沒有意思。還不如我的房間裏掛的一幅關公，來得有理

。紅臉摸鬚的關老爺，坐在太師椅裏看春秋，兩邊還有周倉關平，執着關刀保護，畫得真像！

林 爸爸！……你既然喜歡關公的像，那麼我也來替你畫一幅財神的像送給你，財神爺身穿紅紅綠綠的花袍，頭戴金花……一手拿一塊肥皂，一條香煙，一手抱着洋燭，身下跨隻大元寶。

但這財神的臉，畫得十分像你！……這可以使你喜歡得跳起來呢！

張 （低聲向錢）他又在嘲笑你了。

錢 由他去吧！

俞 這幅畫是誰畫的？

林 一個窮畫家畫的，很有天才，但一個錢也沒有！

錢 你出了多少錢買的？

林 五萬塊錢。

錢 五萬塊錢？在他餓肚子的時候，你出五百塊錢也肯賣了！

英 喔！爸爸！

錢 你在這種地方，手頭太寬了。

林 怎麼？爸爸，你以為幫助貧窮藝術家，發揚藝術，是不應該的嗎？

錢 發揚藝術！對呀！把錢白白送給這種窮光蛋的藝術家。這班人全是沒有事做的廢蛋！生活浪漫，不懂得賺錢。

張 (低聲向錢) 你怎麼樣？

錢 (低聲) 有人說是……(他把張德裕拉在一邊——兩人密談)。

張 你相信這些話嗎？。

錢 我也聽他們這樣說。

(女僕上)

僕 老爺，姑爺，小姐，飯預備好了。

錢 你去開一盞十年陳的紹興酒，那個味兒，是頂清涼純正的。（向俞）這種酒市上要買五千塊錢一斤，一盞要二十五萬呢？這是頂頂好的陳酒。

林（向俞）老兄，二十五萬塊錢一盞，這盞還附帶贈送，也值五千塊錢呢！所以只有二十四萬五千元，便宜呀！

（林英才俞繼武下）

張（低聲向錢）他老是譏笑你，你老是忍受嗎？

錢（低聲）你要知道，我們做生意的要『和氣生財』！

（幕下，第一幕完）

第二幕

佈景同前，是在這天中午之後，離前幕只隔一個鐘點。

林英才，俞繼武，錢晉富，張德裕，錢英從飯廳裏出來。

林老俞，你還有什麼話嗎？我在這屋子裏，每天是過着神仙般生活。你想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更幸福的人嗎？

俞實在太好了，我有點羨慕你，你使得我獨身主義的主意也搖動了。

林爸爸，我得和你說句話。今天說了，以後可永記着，你是個好人，我一生一世感謝你！

錢哦！我的林少爺！

林你以後叫我英才吧！還有你，張老伯！

英他是我們一家人。

張（自語）唔！這倒是真心話！

林爸爸，我心裏總常常覺得過意不去，你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太美滿了，你難道不讓我有一個機會報答你嗎？

錢好的，既然這樣好心，我們來談談吧！我正想和你說幾句正經話。

俞我得到外面去一會兒吧！

錢 不！俞先生，你是我們的朋友，留在這裏我們大家談談，你和德裕兄坐呀！

林 怎麼？爸爸，你要開家庭大會嗎？你要把我管束起來嗎？

錢 不是，英才，你不要疑心，我們大家坐呀！（坐）

林 應該先讓爸爸說話。

錢 英才，你剛才說你很快樂，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林 我願意加倍報答你。

錢 不過，你已經過了三個月的新婚生活，現在應該考慮考慮將來的生活了。

林 噢，你原來要我考慮將來的生活嗎？那可以直截了當的對我說，別像做小說般的這樣圓轉……

錢 你想做什麼事呢？

林 今天嗎？

錢 還有明天，後天，後天的後天……你應該有個主意才是呀！

林 自然囉！我早已決定計劃了，我希望今天做昨天的事，明天做今天的事。我的年紀雖然很輕

，可是做事却頂認真的，不是變化無常的。昨天那樣生活，今天也是這樣，明天後天都是這樣。

錢 你真會說話，你真聰明，但總不會相信新婚快樂的日子，一生度不盡的嗎？像你永久過這樣生活，將來要吃苦的。

林 一點也不會。

錢 英才，你是有才幹的人，總不想把自己變成窮人嗎？

林 如果我不願意做……

英 你難道不怕將來會討厭你現在生活嗎？

林 我的好太太，你會調濟我的生活的。

英 但是你若學學俞先生的榜樣，那使我更快樂了。

林 你要我去當兵嗎？

英 我自然不是這個意思。

林 那麼怎樣？

錢 我們願意你弄個適合你的身份的事情來做。

林 適合我身份的事嗎？我現在還沒想出來。

錢 你的上代都是爲國效勞的，那麼你也應該這樣。

林 我知道，我應該替國家做事，但是現在是什麼社會？什麼世界？還是做一個清閒高尙的人，比較超俗。

錢 在現在社會，現在世界裏做官的也很多，難道他們也不清高的嗎？像李部長，王委員長，張科長……都是呀！

林 這幾個人我不批評他們，可是我不願意學他們。

英 爲什麼呢？

林 你問俞先生吧！

張 俞先生的軍裝已經替他回答你了。

俞 是的，張先生，我們軍人只有一句話就是「爲國效勞」。

錢 我們不說別的，一個人活在世上就應該……

林 爸爸，請你別說了，我不跟你們談這問題。一個人活在世上就是找快樂，我覺得這樣生活是

快樂的，那麼你就這樣生活吧，別的可不管……爸爸！我說得太直了，恐怕得罪了你，請你

不要動氣，雖然我們的意見是大不相同……

錢 英才，我不生氣。

張 (對錢) 現在你很難吧！

錢 (對張) 這一次雖然失敗了，可是我不肯放棄的。(女僕上)

僕 老爺有客人在小客廳裏等着要見你。

錢 我就來，請他們等一等。(女僕下) 英才，是你的債主來了。

林 爸爸，現在他們是你的債主了，我已經移交給你。

俞 這是結婚的禮物嗎？

張 英才，我要走了。

林 你也走了？

張 是阿英給我的一個小差使。

錢 什麼差使！

張 是替一個慈機關捐款。

林 好的那麼我也捐一點吧！（簽支票）

英 我替窮人謝謝你。

錢（自語）呀！他們真把錢賸化！

俞 那麼我也捐一點吧！（把袋裏鈔票全給英）數目很小，但這是個軍人的錢。

張 晉富兄，你也捐出一些來吧！

錢 我已經買了一萬塊錢慈善救濟獎券，捐過慈善事業了。

張 好，再見了，我把這個捐款，送到慈善會裏去。（他和錢英同下）。

錢 你們等一等，我去應付這些要債的。

林 爸爸，你不要以為這些人借錢給我，就和他們客氣，他們都是放重利的生意人。老俞，你不

是和他們很熟吧！徐佛生，金迎貴，高利台。

俞 我和他們很熟悉，這些傢伙我都借過他們的錢，他們把錢借給我，拿我對本對利。

錢 真是強盜！你也太傻了，……俞先生！請你原諒，我說錯了。

俞 那有什麼辦法呢？借一千萬塊錢還二千萬塊錢，總比借一千塊錢，還一千另五十塊錢好嗎？

錢 不過放高利貸是犯法的。

俞 放高利息的人當然知道法律，但他們會逃避法律。在借據上寫着合法的利息，但暗底下借錢的人，只收到借據上一半數目的現款，其餘的全給他當做利息先扣去了。

錢 英才，那麼你借的債也是這樣嗎？

林 正是這樣。

錢 借五百還一千？

林 對呀！

錢 你爲什麼不早和我說呢？在你結婚以前，我可以設法替你合法解決。

林 我不願意做，我們林家是不願把他的借票折扣收回來的，這和我的名譽有關！

錢 但你這欠他一半……

林 我是收到他一半的錢，但我欠的債是全數呀！我不是欠這些利息鬼，是在欠我的簽字！

錢 我一向是個誠實的生意人，不喜歡騙別人的錢，也不喜歡別人騙我的錢。我看，你的債，我是將你實在收到的數目，加上五分利息還給他們，決不會妨害你們的信用。

林 這不是信用問題，是名譽問題。

錢 信用和名譽不是一樣的嗎？

林 不！名譽是我們上等人的信用。

錢 我不相信上等人和下等人中間，連信用也有差別。那麼我們的道德，在你們應用時，也會變

了名字嗎？可惜我奇怪上等人和下等人的身材、面孔、手足生得一樣，

林 名譽是第二生命，我堅守我愛名譽的主張。決不改變！

錢 決不改變！但這次是我跟他們談還債的事，我總是依照我的辦法做去，決不改變！

（錢英上）

英 爸爸，客廳裏客人等得很久了。

錢 我就去了。（下）

英 （對林）還有兩個客人來看你，他們說是代表李克用先生來的。

林 呀！他們來了。老俞，你去見見這兩個客人吧！不用和我商量，隨你安排好了。

英 安排什麼？

林 我昨天贏了李克用許多錢！他約我再賭一場，（對俞）就在明天下午賭！

俞 （到門口，低聲對林）我甚麼時候再來看你呢？

林 （低聲）周曼麗在三點鐘約我去看她，好吧！就在三點鐘以前，這裏見你。

（俞繼下）

林（坐在一張大沙發上，翻開雜誌，打着呵欠，對他夫人說）今天晚上，看戲去好嗎？

英 你去，我自然也去。

林 你穿什麼衣服呢？

英 你喜歡那一件，我穿那一件。

林 唔！我每件都喜歡的，無論你穿什麼衣服，都美麗的。

英 英才，你是懂得什麼是美麗，什麼是幽雅的，你應該給我一點意見。

林 我的太太，我不是鴻祥公司的職員，也不是裁縫呀！你只要留心那些時髦的太太，電影明星，交際花，模彷她們的衣服，頂時式的：像白楊，李麗華……

英 周曼麗！

林 你爲什麼只提起周曼麗，不提別的？

英 因爲她更使你喜歡。

林 爲什麼？

英 有一天夜裏，我們在百樂門跳舞，你和她跳舞，談得很親切。唉！她實在長得太美了，她也
很聰明嗎？

林 很聰明。

（沉默）

英 我有什麼使你不快活的事，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林 你沒有使我不快活的事。

英 不說別的，就說眼前吧！我主張你應該找一個事來做，你就覺得不快活了嗎？

林 英！我早把這事忘了。

英 英才，我知道我有許多地方，配不上你。但你肯用心教我，我也會在上等交際場裏應酬的，我十分愛你，你應該教我。

林（吻英）英，我只能帶你到高等社會裏去，但我不會教你。你要學，向社會學吧！在那裏許多人可以使你學得許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你……

英 向周曼麗學好嗎？

林 你又提起這個名字了……你妬忌嗎？英！放得大方一點，這情感是頂俗氣的。

英 唔（低頭不語）……

（有人魯莽的撞門）
林 誰來了？唉！要債鬼。……

（徐佛生，金迎賓，高利台上）

林 呀！你們來了嗎？這麼一點也不懂規矩，橫衝直撞的進來了。

徐 我們來見林先生的，沒有見你，心裏真是記望！

林 還了債用不到記罪的。

高 我們來向你道謝。

林 用不到！

金 林先生，你一向把我們看成是放印子錢的生意人！

徐 真是天地良心，我們個個頂老實可靠的。

高 將本求利的生意人。噯！噯！

林 你們嚕嚕嗦嗦的說什麼？

徐 不說什麼，林先生，我們借錢給你，利息講好的。

林 我的債不是全還清了嗎？

高 還缺一點，噯！噯！還差二千二百十萬八千四百三十六元七角六分三厘。

林 多少？

徐 這個數目請你付請……

高 噯！噯！剛才錢先生一定不肯付這錢，並且要法律起訴……

林 法律起訴？

徐 是呀！若是真的打官司了，林先生，你的大名要跟我們一樣登在小報的封面上，當作一般人

調笑的閒話了。

金 我們實在損失太大了。

林 (對英) 若是真的打官司了。我還有什麼臉見人！你爸爸做的好事！(對三個商人) 喂！我對你們說，這債由我還清，現在我手頭還有錢。

徐 我知道你現在有錢了，但你沒有得到林太太的同意，你不能付錢還債。

高 不！還要得到錢先生的同意呢！

林 混蛋！你們這些狗！替我滾！

金 只要你還清債，我們就做狗吧！也沒有關係。我們實在是靠利息過日子的，差不起這許多。我們相信林先生是守信用的上等人，不會借債不還的。

英 你們現在還缺多少？

高 二千二百十萬八千四百三十六元七角六分三厘。

英 (摸出支票簿寫) 我給你們。

徐 好極，好極，林太太，我們看你的面子，把七角六分三厘的零數，免了吧！只要還二百十萬八千四百三十六元，這已經是特別優待了。

金 是呀！我們可以把厘積成分，分積成角，角積成元，化零為整。我們又吃虧七角六分三厘了？損失太大了。

林 (把支票給債主) 現在給我滾！滾！(把債主趕出去)

徐金高（跌倒在地上）是！是！是！我的好先生！（爬着出去）

林來，親愛的，我愛你，崇拜你！（兩人熱烈擁抱）

英 英才！

林 你爸爸怎麼會生你這樣好的孩子。

英 你不要批評我爸爸太苛刻了，英才，他是個好人，他氣量很大，就是有點做生意人的俗氣。但你要原諒他的，他是個生意人，他在市場裏混，當然有這俗氣。英才，假如你愛我，那麼你寬恕了他吧？

林 是的，我知道，我以後不再嘲笑他了。

英 一定的嗎？

林 一定這樣，我親愛的安琪兒……安琪兒……

英 你叫我英吧，只有這個稱呼，我覺得頂親切，安琪兒是向什麼人都可以叫的。

林 你真的愛我嗎？

英 你還不覺得嗎？哼！你這負心的東西！

林 其實……我頂喜歡你生氣的樣子，頂可愛了，英！……特別在現在這時候（時鐘報二時半）

喔！二點三十分鐘了。

英 英才，你在想什麼？爲什麼不說話了？

林 沒有想什麼，我們到公園裏去散步吧！

英 我沒有穿出門的衣服！

林 不用，你穿了大衣就是了。

（錢音富上）

錢 喂！你們已經見過剛才三個要債的嗎？

林 （生氣）是的！……

英 （低聲握住林的手臂，對他說）不要忘記你答應我的話。

林 （和氣的）爸爸，我已經見過他們了。我佩服你手段好，把三個這流氓壓服了。（低聲對英）

我這樣不錯吧！

錢 我真想不到你會放棄你名譽的成見。

林 我自有我的道理的。你依你的見解做事，我覺得很對，但我還是照我的見解做了。

錢 什麼！

林 我把你沒有付的錢，也付給了這三個流氓！

錢 （對他女兒）麼怎麼啦！你簽了支票嗎？（錢英點點頭）呀！遭透了！

英 爸爸，你……

錢 我用盡心機想替你們省下一大筆款子，你們却輕易的丟了。有二千二百十萬八千四百三十六

元多呢！

林 爸爸，我們雖然化了這筆大款子，但你是得到好處了。

英 爸爸，我們到公園裏散步去了。

林 英！我來扶你。（他倆握手下）

錢 唉！我這女婿真無法改造了，大少爺的脾氣，死守着上等人的脾氣。他不想做事，也沒有事可做……我看來痛心，我一定要強制他改革一切。（按鈴，女僕上）叫着門的和燒飯的來。

（女僕下）看吧！我也夠受了。你不願意讓步嗎？隨你的便！我可再也不讓步了。你做你的大少爺，我做我的生意人。各不相關，那麼我可少受些罪了。

門房 老爺，有事嗎

錢 唔！我叫你馬上貼出招租紙條。

門房 老爺把房屋出租？

錢 內有華麗二層樓一層。共計四間。

門房 姑爺住的房間？

錢 對！

門房 但姑爺沒叫我出租呀？

錢 老糊塗，這兒的東家是誰呀？是林公館還是錢公館？

門房 是老爺的公館。

錢 那麼照我的話做去，不許多說！

門房 是！是！

（燒飯的老范上）

錢 你去吧！（門房下）老范，你來了，你在預備明天請客的酒菜，是不是？

范 是的！我正在配頂好的菜，老爺你吃了一定會稱讚我燒菜的精妙手術。

錢 你把菜單背出來。

范 大菜有「百鳥朝鳳」，是鴨肚子裏裝鴿子，鴿子肚裏裝麻雀，還有一百隻小麻雀圍着鴨子煮的名菜。

錢 用這許多鴨子，鴿子，麻雀來燒這菜？不好，改做叫化雞

范 老爺，這是什麼道理！

錢 我要這樣就這樣。還有呢？

范 還有「原子彈」。

錢 「原子炸彈」？天呀！你要把上海城都炸光嗎？

范 老爺你不用驚慌，這是一只名菜。

錢 是不是用美國原子炸彈做的？

范 不是，是四個中國大肉圓。

鐵 (放心)。唔！你爲什麼用這個可怕的菜。

范 這還不可怕呢！現在「飛盤」也飛進菜單裏去了。

錢 我不要這種可怕的菜。

范 還有一只菜是「佔領日本」。

錢 「佔領日本」？

范 是用香菌白木耳煮成的湯，這是我得意名菜……

錢 好！好！你的菜的確做得好，連聽了菜名，也會使人大吃一驚的。

范 那麼，這兩個菜，要不要？

錢 這兩隻根本不要，替我燒隻紅燒蹄子，和綠粉豆腐花湯，已經夠了。

范 老爺，這不像請客了。

錢 你不用管，只要照我叫你燒的菜燒！這這臭乳腐，也要預備一盆子，是我的老朋友張先生頂

喜歡吃的。

范 老爺，我不能做這個菜。

錢 爲什麼？

范 姑爺要發脾氣的，我是姑爺介紹來服侍他的。

錢 什麼，你是姑爺介紹來的，就不聽我的話，不服侍我了嗎？

范 並且我燒菜的名聲，一向受人家稱讚的，現在照老爺爺說的菜做出來，會影響我的名譽。

錢 唔！又是個喜歡講名譽的人！

范 我願意不做！

錢 你現在能不做，要等明天我找到廚子，才放你走！去吧！預備你明天的菜！

(老范下)

錢 呀！現在我痛快極了，我要澈底改變過來，打幾個電話給我煙紙店的同行老板吧！請他們明天來吃飯！

(幕下，第二幕完)

第三幕

備景河前，是在這天下午四時半，林英才和錢英進來。

林 這一次散步真好極了，陣陣暖和的微風，好像四月裏天氣。唉！春天！

英 你不覺得累嗎？

林 和你在一塊兒還會覺得累嗎？你實在太可愛了。英！

英 你撒謊。

林 不！這是真話。這次散步，有你陪着，真美麗！我發現你不少美點，以前是我夢想不到的。

英！我在你身邊過活，過去不曾發覺這美點。好像中國人不知道中國的美麗一樣。

英 我不曾使你不快活吧！

林 沒有，英！我好像鄉下人招待下凡的仙女，忽然仙女使起仙法來，吐出萬道美麗光華，騰雲駕霧而去，鄉下人慌慌張張的後悔沒有好好招待她。

英 放心吧！鄉下人，你的仙女不會埋怨你的。

林 是的，我的英，我知道你很慈悲，不會埋怨我的。我們重新戀愛起來吧！以前我是你的丈夫，現在我願意做你的情人。

英 不！英才！你還是做我的丈夫吧！在我看來，情人會有一天不愛她的情人，但妻子是永遠愛

她丈夫的。

林 我老實的好孩子，你沒有浪漫思想。

英 我生來就是這樣，我很死心眼兒，我嫁了我所愛的丈夫之後，是永遠的愛着他，直到死，是不會轉變的，除了我的丈夫之外，別的男人，好像和我的感情沒有關係似的，永不會愛他們的……

林 喔！我的好妻子！你是個老式女人。英！爲了我們的幸福，永久保存着吧！

英 不過，你要當心，愛情專一的副產，就是妒忌！我妒忌！因爲我只愛着一個丈夫的緣故。假如有一天我發現他另外愛別人時，我不控訴，也不相罵，可是夫妻間愛情就此斷了，我和你忽然像陌路人一樣……我好像是個寡婦了。

林 呀！真的？

英 我會這樣做的。

林 英！你不要疑心，我們的的生活是永遠不能分離的。我想請一次客，來慶祝我們美麗的生活。

英 我願意你在許多人中間，顯示你的優美，使男人們都羨慕我。

英 難道幸福必須用熱鬧來點綴嗎？

林 你不喜歡請客？

英 你喜歡什麼，我都喜歡。今天我們晚上有客嗎？

林 沒有別人，只有繼武。我們明天請客。……你爲什麼問我？

英 剛才頭髮給風吹得有些散亂，要不要重梳過？

林 好，你去裝扮得漂亮些吧！讓老俞看見了，也放棄了獨身主義的軍人脾氣，羨慕結婚吧！我的英！從今天起，你永遠留在我心裏了。

英 哦！我真快活！（下）

林 這不用說，她當然比周曼麗美，……假使我現在還不愛我的太太，那不知怎麼樣了！……愛情好像埋在地下的財寶，我拚命的向外面去找，却不知道他藏在我家裏！唔！哈吹！

（錢晉富上）

林 爸爸，你生氣嗎？你老是對我生氣嗎？

錢 不！我已經決定一個主意！

林 爲什麼這樣匆促？

錢 這是必須這樣！

林 我說你還要考慮一下吧！

錢 不！我只要和你說說明白就是了……我把女兒嫁給你，隨嫁有五萬萬塊錢，我想你總會答應

我找一個位置的。

林 我求你，別提這話了。

錢 我恐怕你忘記，所以提起一聲！……從前我以為一個世家子弟，出洋留學生，總會好好的做一個人，我一個事業來幹。現在我知道我猜錯了，我承認我的錯，可不能永久錯下去！因為着這個錯，使我家裏開支，大大增加，我實在負擔不了。我的烟紙店，香烟，肥皂等貨物，你有份，我也有份。因此據我看來還是照我意思收小門戶，減少開支，我就決定了幾個改革，你一定不會反對的。

林 好吧！你說吧！怎樣改革呢？我總答應你。

錢 你答應我，那好極了，我已經決定先做……

林 爸爸，你不和我商量？

錢 不用商量。

林 不用商量？

錢 你覺得奇怪嗎？

林 有一點兒，但我現在正在開心的時候……

錢 第一件是……

林 第一件是什麼呢？

錢 是你以後不許嘲笑我，我實在不能忍受了。

林 爸爸這個，你不用生氣。

錢 我知道你把我看做土裏土氣的生意人。

林 你怎麼知道？

錢 媽的，我當然知道！

林 聽你這粗話！

錢 我不是外國留學的少爺！

林 那麼說話講文雅一點。

錢 我們做生意人就是這樣，我不想做上等人！

林 你不想做？

錢 我是個老百姓，我對於你們，不羨慕！

林 那麼你爲什麼把你小姐嫁給我呢？

錢 這個……

林 對啦！你一定有一個念頭先橫在心裏！

錢（俯促不安）有一個念頭先橫在心裏！

林 請你恕我老實說吧！你把我拉到你家裏來，你的女兒起初並不愛我。我的做你女婿，是因我的債嗎？我的人嗎？還是因我的家世呢？我的外國博士呢？你一定還有一個念頭存在心裏。好，就算是這樣。但我女兒的幸福和我自己的利益是合在一起的，我拿出五萬萬元，揀選了

你，一半是爲我女兒。還有一半，是爲我自己！

林 爸爸，你希望我能夠給你什麼呢？

錢 我嗎？我希望你能夠做官，像你祖父一樣的大官。

林 好呀！我做了官給你什麼呢？

錢 我有野心呀！

林 喔！你也想做官嗎？看你長袖善舞，有了經商的經驗，一定很會做官的。

錢 對了！我對於收捐收稅等是老內行，做了官不怕商家逃稅。

林 做一個財政專家！和宋子文，孔祥熙，貝祖貽……等一樣。

錢 我不敢和這般人比……

林 但什麼官最適合你呢？去做法官嗎？不！還是稅務局長？唔！不成！早給人家運動去了。有

了，黑龍江省省長將要辭職了，你可以做得……

錢 到黑龍江去？這好像是充軍！

林 不要動！你留一筆八字鬚，做官到頂像的。

錢 真的嗎？（假咳嗽）唔！唔！

林 可是糟糕，你沒有出洋留學過，也沒有參加革命，更沒有加入政黨。

錢 你放心，我有錢呀！我可以買一張文憑，造一個資格。只要有錢加入政黨還不容易？等做了

官，誰來查你的資格呢！現在，我願意化很多的錢活動一個官做做。

林 呀！你比任何政治家來得厲害！

錢 我想自己的確很精明！

林 我想你至少是個特任官！

錢 不！我只要是個簡任，已經很滿足了。

林 （眼看著錢大笑）簡任官！哈哈！……簡任官！哈哈！……我的好爸爸！哈！……

錢 你又在笑我了！

（俞繼武上）

俞 你在笑什麼？

林 老俞！我告訴你，你知道嗎？我的曾祖在左宗棠軍裏，平定天山，幾乎餓死在沙漠裏。後來，在伊犁又中三鎗，受很重的傷。我祖父在八國聯軍時，在大沽口炮臺上殉難。我父親參加革命，被關在牢監裏，差不多殺頭。等革命成功了，總算做了幾任督軍。你知道嗎？這是爲了什麼？是因爲現在他要做個簡任官而流的血汗！

俞 你這話什麼意思？

林 這就是剛才他們勸我做官的祕密！

錢 俞先生，你知道不知道？我三十年來每天到曉的做工，節衣縮食，吃苦耐勞，一個錢，一個

錢積起來，拚命做生意，積下這念萬萬的家產，爲什麼呢？是爲了沒有像他祖先般在天山，伊犁，大沽口，監牢里，吃苦，殉難的子孫林英才先生，供給他一點不做事，安安穩穩在家享福的嗎？

俞 呀！你們別吵了，有話好好的說。

（女僕上）

僕 有人要看房間。

林 什麼房間？

僕 姑爺住的房間。

林 他們把我房間當作博物館啦！

錢 （對女僕）請他們下次來吧！（女僕下）唔！英才，我和你講得很起勁，忘記把我公館二層樓出租的事情告訴你了。

林 什麼？

錢 這就是我剛才和你說的一種小改革。

林 那麼我住在那裏呢？

錢 三層樓上，房間很大，我們都住得下。

林 好吧！還有什麼改革？……

錢 我把汽車間也出租了。

林 我的汽車怎樣呢？你也讓他住在三層樓上嗎？

錢 你把汽車賣掉它。

林 那麼我沒有車啦！

錢 我的那輛藍色轎車，可以借給你。

林 唔！

僕 (又進來) 姑爺，燒菜的老范要見你。

林 叫他進來。

(老范背着鋪蓋進來)

林 老范，你有什麼事？

范 我不做了。

林 你不做了？我明天要請客。

范 姑爺待我是頂好的，可是我不能不走。老爺剛纔叫我把明天請客的菜單改過，有臭豆腐……

……

錢 這是同興煙紙店張老板頂喜歡的菜。

林 明天你請這批生意人吃飯嗎？

錢 和你請這批少爺小姐一個時候。

林 老范，我不勉強你，你去好啦！（老范下）爸爸！這兒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明天我搬家！

錢 我的家不是監牢，不會不放你走的，你出去預備到那兒去呢？

林 到遼遠的地方去。

錢 黑龍江？

俞 這到有些像你曾祖的英雄氣派了。

錢 幹什麼事情呢？做軍醫？做藝術家？還是做銀行職員？

林 我不做！

錢 那麼當兵！還是研究原子炸彈？你一年九百萬元的進款，不做事能過活嗎？

林 一年九百萬元進款？

錢 這筆賬很容易算，你已經收到我女兒的五萬萬黃金，還掉五千多萬的債，餘下的存在銀行裏，只有九百萬元一年。每月只可以用七十五萬元！那麼你再去用老范般好廚子，燒什麼「原子炸彈」的名菜，開開「奧斯汀」汽車吧！聽我的話，林少爺，你還是住在我家裏，住在這裏比住在你自己家裏好多呢！替你將來的孩子想一想吧！……他們將來會在你的皮夾裏，找到我省下來的錢呢！他們不會覺得難受的。你去考慮一番吧！我去算老范的工錢賬了。（下）

林 你覺得有奇怪嗎？

俞 很奇怪，你的岳丈現在變了管束你的人了，老林！你不要懊喪，要鼓起勇氣來呀！

林 對！我要鼓起勇氣來，自己支持自己生活……錢老頭兒，你幫了我一次忙，這是絕對想不到的！

俞 他幫你一次忙？

林 是的！老兄！這好像是個笑話，我一向不愛我的太太，現在我開始真的愛了……但給錢老頭兒一來，就把這戀愛消滅了。

俞 錢老先生做的事，你太太不能負責，她是頂可愛的。

林 不必多說，她很像她爸爸！

俞 一點也不像。

林 父女之間，總有一些相像的。我每次要吻她的時候，總會想到她父親，我願意安安樂樂的享福……但我不能變成他們一樣！（看錶）……再見！

俞 你到那兒去？

林 到周曼麗家去，她已經等我兩個鐘點了。

俞 不！老林！你不要到那裏去。

林 唉！他們這樣做使我的生活很困難，消失了家庭間樂趣……

俞 聽我的話！

林 你沒有麼怎可說的。……喔！我記起了，明天的游泳比賽呢！

俞 不要比賽吧！

林 不成，在什麼地方游起。

俞 在吳淞江口。

林 什麼時候？

俞 下午三時，我說……

林 好極，我決定準時去。小李明天下午可以出一次風頭。

（錢英與張德裕上）

英 英才，你出去嗎？

林 是的，我出去了，英！（下）

張 英小姐！我看他的脾氣並不像你說的那般好。

英 你是不知道的……

俞 林太太，這裏發生一種嚴重的事情。

英 什麼事情？

俞 你令尊有野心……

張 他有野心！

俞 是呀！他打算靠英才的家世地位，活動……

張 做官？

俞 對，英才可不答應，錢老先生惱羞成怒，採取枝枝節節的報復辦法，我恐怕這場爭吵裏，吃虧的是你！

英 爲什麼？

張 這很簡單……假使你爸爸不能使英才安居，他自然到外邊去找安慰了。

英 到外面去找安慰？

俞 張先生說得真對。你現在要站在錢老先生和英才之間，做個調解人，使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現在還不遲，補救還來得及！

英 現在還不遲，補救還來得及。呀！我心裏真慌亂，我怎樣調解呢！

俞 勸勸錢老先生！

英 不！俞先生，你沒有把這事全部告訴我，我父親不會這樣把英才趕走的……英才一定在外面有……

俞 沒有！沒有！

英 你不用瞞我，他在外面追求一個已經結婚的交際花。

俞 林太太！你……

英 我猜得到！我猜得到！……他現在她身邊了。

俞 不！林太太！英才愛你！

英 他瞭解我，還只不過一個鐘點！他到別處去訴說他心裏悽纏了。……

張 英小姐，你不要這樣想，英才到外面去散步的。（女僕拿一只盤，送一封信上）。

僕 姑爺的信。

英 他出去了。（接信）是女人的筆跡，誰送來的？

僕 是周曼麗的汽車夫送來的。（下）

英 周曼麗的信！

俞 林太太，我可以比你先看見英才，這封信我來交給他吧！

英 你防我折信？

俞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英 送信的人在路上一定沒有碰到英才。

張 你爲什麼這樣猜想？

英 我深信他愛周曼麗！

俞 張先生，林太太，我要去休息一下。不過，我已經盡了朋友的義務。把英才和錢老先生之間爭執說明了。希望林太太在這一方面，多用些心，調解成功吧！（下）

英 呀！剛才我已經得到了英才的真愛，現在給爸爸一吵，使他又記起我是生意人家的女孩子。

張 這是什麼話！戀愛平等！難道不可以愛生意人家女孩子？

英 我相信，他在娶我的時候，沒有真心愛我，現在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心拉轉來，他不知不覺走上愛我的路了，而又給爸爸趕回去了。……他會丟棄我的！

張 你不用疑心！

英 她爲什麼寫信給他呢？

張 不過請他參加跳舞會吧了。

英 跳舞會？不！是緊急的談話，因爲他差人來送信……我！我的命運祕密一定藏在這封信中……

……我們走吧！但這信又使我走不開。（她把信放在桌上，站着不動，呆着）。

張 來吧！我們走吧！（她還是呆着）

（錢晉當上）

錢 呀！我進來你們爲什麼不說話啦！……（看見信）一封信！（拿起來）

英 爸爸！這是英才的信！

錢 （看信封上地址）字寫得很秀麗。（用鼻嗅之）有香水味，是女人的信。

英 是周曼麗寫的信。

錢 看你的臉色很不好，……你發熱嗎？（他摸她的手）喔！很燙！

英 不！爸爸！

錢 發生什麼事了？你說了我們好商量。

英 爸爸，一點事也沒有。

張 (對錢低聲) 讓她去吧！……她妒忌……

錢 你說是英才欺騙了你？

英 爸爸！你別說了！

錢 叫我不說？

英 你不要使英才煩惱。

錢 我使他煩惱嗎？我只是節省幾個錢吧了。

張 你逼得太緊，吃虧的是你女兒。

錢 你管你自己事情去。(對英) 你告訴我，他做了什麼事？

英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錢 你不說？

英 真的沒有事，把這封信給我。

錢 那麼你爲什麼妒忌？你爲什麼眼睛死釘着這封信？(她拿起信) 你以爲周曼麗跟……

英 爸爸！

錢（對張）她以爲是這樣……是不是？

張 她猜想是……

錢 那容易明白的！（拆去信封）

英 爸爸，你不能私拆信！

錢 爲了你的幸福，我什麼也不管了。

張 當心！英才要說話的！

錢 我不管！（他打開信）

英 爸爸，你甯看了！你甯讀出來。

錢 我要看，我要讀出來！……唔：「我親愛的，親愛的，頂親愛的英才……」他媽的！（他丟下了信）

英 喔！天呀（倒在沙發上）

錢（拉了張德裕的領頭）這親事是你使我允許的。

張 你這話太不講理！

錢 我和你商量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反對？你爲什麼不對我說？結果會弄到這樣糟！

張 我對你說過二十次了，可是你有野心，不聽我的話！

錢 是我自己弄糟的！

張 呀！她暈過去了！

錢 呀我的孩子！

張 英！我的孩子，你醒過來吧！

錢 你走，我來喊他……（跪在錢英面前）英，我的孩子，你醒過來吧！

英 沒有什麼，爸爸！

錢 養精神，休息一會，什麼天大的事，由我爸爸出場。

英 天呀！我做了什麼壞事？命這樣苦。出嫁不過三個月，他還不知我愛他，不知道我把整個心交給他。我好苦呀！我只有去死！

錢 你去死？……我不答應，你死了，叫我怎樣活呢？喂……你上那兒去？

英 到我的房間裏去。

錢 （對張）會不會用褲帶上吊？

英 （搖頭）……

錢 我陪你。

英 不用。

張 （對錢）讓他去哭吧！流一些眼淚，可以寬心了。

（錢英下）

錢 糟糕！糟糕！這糟糕的婚姻！（他踱來踱去，一邊用拳頭敲着自己。）

張 靜下來吧！晉富，什麼事情，全可以補救的，我來替他們小夫妻倆調解吧！

錢 不用，我來替他算賬！

張 你不用太急！

（林英才上）

錢 你找什麼東西？

林 一封信。

錢 是周曼麗的信？不用找了，這信在我這兒！

林 你是把它拆了？

錢 是呀！我拆了信怎麼樣？

林 私拆別人的信，是件下流的事！

張 英才！……晉富！

錢 這裏頂下流的人，就是你！

林 你先拆別人的信。先變成下流人，下流人沒有批評我的資格！

錢 放屁！我沒有這權利？這資格？

張 好了，好了……

錢 你別管！……英才！我對你說，你有話到法庭上去說！

林 法庭上？

錢 是呀！你使我們一家吃了這個大虧，還肯輕易的放過你這騙子！我預備告你！預備離婚！

張 離婚！？

林 離婚！？好，你要打官司！要把這封信做證明。

錢 我當庭讀這封信！

張 晉富！你瘋了嗎？這件事要給人家當做笑話的！

林 但是，你不想想這樣會毀了一個女人嗎？

錢 你要幫她說話，保全她名譽嗎？

林 是呀！你這樣會毀了她！

錢 那麼更好，我只有笑，這樣正是罰她的好辦法！

林 錢……

錢 無論怎樣總不會有人同情的。哼！只有給人痛罵，把一個可憐年青的女人的丈夫，結婚了三個月就搶去。不要臉！

林 她的罪沒有比我這樣大，是我的壞……

錢 我還認你是個好人？哼！你有什麼可說我女兒不好？你說，你找出一個錯，只要一個，來替

你自己辯護吧！一顆寬容大量的心，一對美麗的眼睛，而且受過教育。德裕兄，你知道我爲她讀書，化了多少錢？

張 晉富，你平平氣吧！

錢 你以爲我的氣沒有平嗎？嘿！假使我發起性子來，早把他打死了……可是我忍住了，有法庭替我解決，我馬上到律師那邊去。

林 爸爸，我……

錢 你不必再叫我爸爸了，我不敢！

林 錢先生，我求你等到明天再說吧！再考慮一下，用不到考慮！

林 （對張）張先生，請你幫助我，阻止這……

張 呀！我早就說了不知多少話了。

林 （對錢）錢先生！你不必把這個事情擴大，一切全由我自負！

錢 我早聽你說過了。

林 你會逼我逼到山窮水盡……我會狠心的對付你！

錢 你恫嚇我？

林 對！不把這封信給我，我不讓你出去！

錢 你預備打？好！來呀！

林 給我！

錢 沒這樣容易！

林 不給！

錢 不給！

林 (退步) 喔！我昏了！你聽我說，我不是惡意的恫嚇，這是憤怒，這是痛苦，使得我怎樣的。

錢 好呀！這是合法的憤怒，尊敬的痛苦！

林 錢先生！我知道我的錯誤，我後悔！假使我對你發咒，我以後不再和周曼麗見面，永遠爲你女兒的幸福努力！

錢 我不相信！

林 錢先生，你剛才話很對，沒有事做把我毀了！

錢 呀！你現在才知道！

林 那麼我現在找一個事做……

錢 找一個事做？

林 我知道你現在不信我的話，可是你有這封信做保證。假使我失信了，你可以把……

張 晉富，他這話很對。

錢 保證什麼？

張 保證他忠實遵守他的允許。他不再和那女人見面，他找個事來幹，永遠爲你女兒的幸福努力，你還要別的呢？

錢 我希望他就是這樣……但誰給我保證呀？

張 這封信！

錢 對！對！

張 那麼你答應了嗎？無論怎樣比離婚總好。

錢 這事只要我孩子答應，我沒有問題。

張 哦，英小姐也不會把家醜外揚的。

錢 去找她來。（對林）你要知道，我都是爲我的孩子幸福，所以答應你的。以後你不許再瞧不起我，看我是個生意人！

張 就這樣吧！

錢 要是你不能使我孩子幸福。哼！（兩人下）

林 唉！是我自己不好，弄出來的禍事！爲了一點美麗的，浪漫的理想。鬧出這樣倒霉的事情。唉！

(俞繼武上)

俞 怎麼啦！

林 唉！

俞 嘆氣，幹嗎？

林 倒霉了！

俞 怎麼一會事？

林 剛才錢老頭兒拆了周曼麗的信，他看了大怒，要把這信送給律師，預備打官司，我不要這事擴大，把自己押了給他。

俞 唉！可憐的老林，你真太倒霉了！

林 假使明天和小李比賽，溺死在長江裏，這真是快樂呢！

俞 胡說！你不要這樣想。

林 那不是什麼都完嗎？

俞 你只有三十歲，你的前途很遠大呀！

林 我的前途？你瞧我，做錢老頭兒的奴隸。他捉住我的過失做把柄，行使威權。我的妻也不會愛我了，我搗毀了她的心，你說我還有前途？

俞 我的朋友！勇敢呀！不要失望！

林 不要失望！唔！你在我這地位，怎麼樣？

俞 我決不會自殺！

林 呀！他們來了！

（錢英，錢晉富，張德裕上）

英 不！爸爸！這是不可能的，我和他之間什麼都完了。

張 我的孩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錢 我已經告訴你，他願意做事，永不和那個女人見面，他會使你幸福！

英 我不會再有幸福了，從前英才不受一點限制，他也不愛我，現在強迫他，他會愛我嗎？

錢 英才，你說吧！

林 （沉默）

英 他不說話，他知道我不會相信他的話。他也知道我們之間感情全部破裂了。他和我不過像陌路人一樣。因此，我們還是用法律來還給我們自由。我要離婚！爸爸，你把這封信給我，這是屬於我的，只有我可以利用它，給我吧！

錢 不過，不過……家醜不可外揚！

英 也沒有辦法啦！

張 替那個女人想一想，你會把她……

英 我不會害她的名譽，我只要求離婚。爸爸！你把信給我。

錢 你仔細想想！

英 不用想了，你給我吧！

錢 (將信給錢英) 那你拿去吧！

英 (接信，把它撕成碎片) 英才！爲了你的榮譽，我把這信撕了。

錢

張 斷了！

俞

喔！高貴的心！

錢 怎麼？這是什麼道理？

英 這是我的義務。

張 好孩子！

林 英！你把你的偉大表示出來了，使我多麼慚愧。英！你能原諒我，我們再相愛吧！

英 你去吧！我跟你之間的關係已斷絕了，好像陌路人一樣，我像是個寡婦，不用你愛憐了。乾

爸！我們走吧！我想靜靜地休息幾天。

(錢英與張德裕下)

(幕下，第三幕完)

第四幕

佈景同前，翌日午後。

錢英坐在張德裕和錢晉富間。

張 我和你說，你還是愛着他。

錢 ，我和你說，你恨他！

張 不！晉富！……

錢 是的……昨天出了這件事，你覺得還不夠嗎？你希望這個流氓把我的女兒帶走了，你才痛快嗎？

張 我希望英小姐不要永遠的過着獨居生活，不過照你的辦法做去……

錢 德裕兄，我喜歡怎樣做，便這樣做！做調解人是很容易的，你不會和那個大少爺短兵相接。

你！有一天他把他的太太帶了去，你常常到他家裏去做客人，讓我獨自一個人住在自己家裏，過冷靜的生活……這是你的夢想！我知道了！呸！真是自私自利！

張 當心！晉富兄！你把事情做得太極端，難道不是受自私自利的感情所驅使？

錢 到底誰是自私自利？難道我是自私自利？因 我竭力替我的女兒的幸福努力，因為我不願那個敗家的女婿，從我的手裏把她搶去，使她吃苦！（對他的女兒說）你說一句話，這事情對

你關係很大。

英 乾爸，我不再愛他了，他已經把我心裏的愛情，全部搗毀了。

錢 你瞧！

英 乾爸！我也不恨他！我和他已經像陌路人一樣的不相關了。

錢 那更好！

張 但是，我可憐的英小姐，你的生活快要很困難了。你難道不想想，在中國一個和丈夫離婚的女人，在社會上很難立足，你難道自己不想個明白？

錢 呀！你不要囉嗦了，她和她的爸爸很可憐了，我沒有別的大願望，不過愛她，安慰她罷了！我的孩子！你看我們兩個將來過怎樣快樂的日子，我們兩人……（指張）我們三個！不過我比你強，你自私！……你看我們還多麼愛你，我們多麼喜歡你！……好，你對爸爸笑一笑……你說你能夠和爸爸過快樂的日子。

英 是的，爸爸！我很快樂！

裕 德裕兄！你聽見沒有？

張 聽見，聽見。

錢 至於你那個毫無用處的丈夫，我的孩子，你已經待他太好了。我們不能讓步！他去自殺，我們也不管！

英 呀！他已經甚麼都拿走了，把我所有的一齊拿走了。

錢 不！不！

英 我只要求一件事，那就是我以後永遠不見他。

錢 對！我剛才連最後一件事也辦好了。

英 你做什麼？

錢 昨天我離開你以後，和德裕兄一起到地產公司去。

英 怎麼樣？

錢 我把那個大少爺祖上傳下的住宅，出賣了。

英 你做了這件事？乾爸！你竟讓他這樣做！

張 (低聲對英) 你不用着急。

錢 是呀！這塊地產馬上能夠賣出去。

英 他一定要猜想這是報復行動。

錢 我管不他的猜想。

英 他以爲這是我的主意。

張 不用焦急，我的孩子。

錢 我去看看廣告已經發出去沒有，在明天的報上，會大字刊登——巨宅出售！

張 也許已經賣掉了。

錢 還沒有一天光景，這是不會的。我得去廣告公司去。(下)

張 你爸真糊塗，假使甚麼都讓他放手做去，他會叫你和英才之間的關係，弄得無法補救。

英 乾爸！你還希望什麼呢！我的愛情已經從高處摔下來，跌得粉碎了。你不知道，英才在我的心裏的地位……

張 我知道的。

英 他不但是一個丈夫，而且還是一位主人。在他底下，我做僕人，覺得很可驕傲的。我不但愛他，而且還讚美他，呀，乾爸！這是個什麼夢呀！

(女僕上)

僕 姑少爺問小姐能不能見他？

英 不！

張 我的好孩子，你再見他一次吧！(對女僕)請他進來。

(女僕下)

英 這有什麼用處？

(林英才上)

林 請放心吧！英！我以後不再來吵擾你了。今天我來向你說聲再會的。

張 怎麼？

林 你是知道我的，我現在只有一條的路可走。

張 什麼路？

林 我只有幹我父親的事業，就是當兵。明天和俞繼武一起上他的防地去，他爲了我犧牲了假期。

張 (低聲對英) 他是個血性男子。

英 (毫無所感) 我從來不會說他是個懦漢。

張 我看年青人不要太極端。英才，你的過失是很大的，但我敢說，你在要求你能補救你的過失。

林 呀！這補救是可能的嗎？(大家互相無言片刻)不可能的！(對英)我很抱歉，我使你生活感到不快樂。但你很年輕，很美麗，將來一定會有快樂的。

(俞繼武上)

俞 我來找你的。

林 我們去了，再見。張先生，再見。英！永別了。

俞 再見了，林太太！他還愛你！

林 不要多說話。

俞 他實在愛你愛極了。你把他從困難中救了出來，他馬上就完全知道你的賢惠！

英 一個老實的商家女兒，竟會戰勝一位交際花嗎？這是甚麼樣的勝利呀！

張 呀！你不能說這種話。

林 張先生，她說得對！她給我最純潔的愛情，但我却以金錢的目的來娶她。我做了一次買賣，我還沒有信用保持買賣的契約。（對英）你年青，你美麗，你純潔，但不夠啓發我這顆盲目的心。你一天內救了我兩次，才把我的心開通了。誰的靈魂這樣卑劣，會把這一次大忠誠置之不理，我應該怎樣愛你，才可以使我看到你不覺得慚愧呀！我愛你，不過像別人做丈夫的一般，我輕侮你，却做了別人不會做的事。英！你有理，你看不起一顆配不上你的心，我甚麼多沒有了，連訴說的權利也沒有了，所以我也不說了。……走開！老俞！

俞 等一等，……林太太，你知道他到那兒去？他上長江邊上去呀！

張 去自殺？

俞 和自殺差不多的游泳比賽！

林 你多說幹嗎？

俞 你的太太既然不愛你了，我自然可告訴她……他要游泳過長江！

英 呀！乾爸！他的生命很危險……

俞 這和你有甚麼關係？你們倆不是甚麼都完了？

英 是，我知道，甚麼都完了……你盡可自由處理你的生命，……你不是囑於我的了。

俞 （對林英才）走吧！（他們一直對門口。）

英 英才！

俞 你瞧！她還愛你！

林 （立刻跪在錢英面前）呀！英！假使是真的，假使在你的心中還有一點我的存在，說一句話吧！給我生存的願望。

（錢晉當上）

錢 你們在演什麼戲？

英 他將要去作自殺性的決賽。

錢 這有什麼稀奇？爲了女人，男人會拚命的。

英 爹爹！你說什麼！……難道你……

錢 我沒有說錯，正是這樣！

英 英才，是不是這樣一會事？你說呀！

錢 你以爲他會乾脆地承認？

林 英，我不會撒慌，這是我過去的荒唐所留下來的。

錢 哼！他竟這樣下流！

英 有人告訴我，你還愛我，我預備原諒你，但你爲了別個女人去決賽。你使我最後一次傷心：

……呀，英才！

俞 林太太！他已經說給你聽了，這場決賽是他過去荒唐留下來的，他已經痛悔他過去愛周曼麗的不對了。

張 （對林英才）那麼，這很簡單，你假如不愛周曼麗了，你就不去爲她決賽。

林 怎麼？難道要我去說抱歉話？

張 你必須對英小姐證明你的愛情，這是你唯一的證明方法。難道你不要贖罪，向她請求寬恕嗎？現在正是最適當的時候，你只要犧牲一點面子，立刻會洗清你的罪惡。

錢 哼！你這傻子還在做調解人！

林 我很願意犧牲生命來挽救我的過失，但要我失面子，怕英是不會接受的。

英 假使你預料錯了呢？假使我要求你這樣呢？

林 怎麼？你要求……

英 對，我要求你對我和劉周曼麗一樣，你允許爲她而決賽，你爲什麼不許我要你拒絕這決賽？

……這次使我傷心的決賽。這不是關係你的面子的事情，我怎麼能相信你的愛情呢？

錢 而且，你沉在長江裏的時候，才知道吃虧了。你該勇敢呀！面子要緊！

張 你不要說了，好嗎？

林 你看別人在笑我了。

英 誰該懷疑你不是勇敢的人，你不是已經給了證據。

錢 那些年輕小子，他們只會吹牛，一到生死關頭，他們第一個怕死！

林 英，我又給嘲笑了。

俞 沒有人會嘲笑你。我替你看李克用、向他抱歉。

林 怎麼，你也想這樣做？

俞 老俞，你的決賽是可以和解的，你得使你太太滿意。你不去，不會失你面子。

俞 向李克用道歉？

錢 我替你去說，我……

張 晉富，你一定要逼他去決賽？

錢 我在盡我的力量阻止他。

張 那麼，少說話。

俞 英才，你沒有權利拒絕，你必須這樣證明你對太太的愛情。

林 好……不……這不能夠！

英 我的原諒只值這一些？假如周曼麗叫你不該去決賽，你就會聽他的話了。再見吧！

林 英，……天呀！

俞 她的話說得很對！

林 我去說道歉話！

英 你只有驕傲！

俞 老林，你應該聽你太太的話，不要遲疑！

林 好吧！……向他去道歉吧！

俞 （對錢英）那末，你滿意了吧！

英 是的，英才，甚麼都沒有問題了。我很快活，我沒有什麼可原諒你了。（林英才低頭呆着，錢

英走過去撫摩他）現在你去決賽吧！去吧！

林 喔！親愛的妻！

錢 女人都是傻瓜！

林 去吧！我們該走了。

英 你的游泳好不好？

俞 你放心，他在學校裏，是出名的游泳健將。

林 英，我們去了。

（林英才和俞繼武走到門口，遇見進來的女僕，她手裏托一銀盤，上置一信。）

英 又是一封信。

林 你去拆開吧！

英 這是我第一次拆別人的信。

林 你把他讀出來。

英 (拆開信) 這是李克用的信。

林 呀！他的信。

英 (讀信) 「我親愛的朋友！……」

林 唔！他下面說什麼？

英 「我很抱歉，上次對你的魯莽，現在我願意向你致歉。……」

林 他向我道歉了。

英 「我想你一定樂意接受的。」

林 正是。

英 「你心愛的朋友，李克敬用上。」

俞 呀！這事情竟這樣結束了。

張 (對林英才) 一切都順利解決了。我希望你從此改過自新，好好做人。

林 張老先生，從明天起，我就要認真做人，把過去的放蕩行爲完全改除。我請求你，在你的公

司裏做個小職員。

張 一個出洋留學的大少爺，在我的公司裏，你做小職員？

林 難道我不應該養活我的太太嗎？

張 這樣也好。

錢 我也打定好主意了。我的女婿能那樣做，真好極了。這才是個有用的人物，我們以後可以互相了解，言歸於好的，我請你們還是住在我家裏。

林 我很願意言歸於好。至於仍舊住在這裏，這是另外一件事情。你使我知道自己做主人的快樂，我並不記恨你，但我不會忘記這事。

錢 那麼你把我女兒帶走，使我一個人住在這裏了。

英 爸爸，我會來看你的。

林 你到我家來，我們總是歡迎的。

錢 我的女兒做小職員的妻子？

張 不！你的女兒是經理的太太，我現決定請英才做我的公司裏的經理。至於林家的舊宅，今天早上我已把它買下了。英小姐，這宅子是我送給你們的新婚禮物。

英 好乾爸！

林 張老先生的美意，我們感激不盡！

張 你做了經理，我預備不做買賣了。將這公司托給你經營。我在你家裏優閒地過我的晚年，我們一塊兒種種田地，這種生活，真是清閒舒適。

錢 你把我的女兒和女婿奪了去，叫我怎樣呢？你們不請我嗎？……哼！俗語說得對：「女兒有了丈夫，忘了爹！」

張 你可以去買一塊地產，住在我們鄰近的地方。

錢 是的，這倒是個好主意。

張 我們在選舉國民大會代表的時候，一定投票選你。

錢 真的嗎？假如我做了國民大會的代表，以後就可做官了。對了，做個特任官！哈哈！

(幕漸下)

——全劇終——

後記

戲劇是一種美麗的遊戲，詩的幻想的實現者。當我在幼年的時候，已被這迷人的玩藝所誘上。空閒時就喜歡溜到戲院子裏去看「散鑼戲」；（舊式劇場的習慣，在演最後一幕戲時，可任意由人入內觀劇，不必買票，這叫做「散鑼戲。」）雖沒有看到全部演出，但舞台上最精彩的結尾，已足使充滿着多少神奇幻想的童心，發生無限羨戀。回家後，尤憧憬着舞台上演出，從他的結尾去推測全部劇情。想着，想着，每個民間故事，盡在腦海中浮沉飄蕩。有時，自己常對這種陳舊故事，感到不滿足，故意把它想像得更曲折離奇，甚至修改了全部劇情，當將這湊入自己想像成分的故事，在比我年事較長的人們面前誇耀時，常使他們也會覺得新奇。這時，我的心裏，真是得意萬分！

時光輕易的帶去了童年，這種愛好民間戲劇和它的故事的心也跟着淡忘了。旗幟鮮明的話劇運動，隨着我年齡增長而漸漸地繁盛起來，它踏入了我興趣的領域。寫着螞蟻般小字的油印劇本，空曠幽暗的舞台，塗着各種色彩的佈景片，雷呀！雨呀！風呀……各種效果，畫着龐大人頭的海報，五顏六色的戲票，抹着藍眼圈點着紅胭脂的臉，以及哭、笑、歡、怒、愛、恨……等

表情，一連串，一連串事情，像一幅組織錯綜的圖案。他振撼着年青人的心靈，使生活起了不小的波紋，更嚐到，舞台給戀着它的人們的苦澀，興奮，羞辱，安慰……

在這幾許年中，閒時常想寫幾個戲，使童年時蘊蓄的想像實現。但嫌着自己生活經驗不夠豐富，筆不夠俏麗活潑，始終不敢輕易落筆。

一九四五年，這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是我生活上變化最大的時期，那年春季，懷了某種羅曼蒂克的夢想，竟跟着一個「走江湖」般的劇團，到五市去「淘金」，我雖不演戲，可是担负着全部演出的責任。這樣在風景秀麗的五市，度過了春季。到石榴花開的季節，劇團經不起內部人事糾紛和演出虧損，結果停止了活動。於是我像行雲流水般飄蕩在浙東各地，在一個著名古城裏曾寄居客棧中一月有餘，就開始寫這戲來填補白天無聊時日。

我寫這戲，並不企求着什麼，主要的是作爲自我消遣。至於面對現在這樣生活程度下，「著書」雖不能「不爲稻粱謀」，想發表後多少有些稿費、版稅或是上演稅可拿。但我對這層思想，當時並不最注意，所以把這戲沒有寫成，當時上海流行一時的 *Miss*，只是依照我自己的主意寫着。我對於商人是缺少興趣的，在戲中看來似對精明幹練商人，略微有些諷刺，但主要的還在寫染着十足「洋習氣」的「洋場才子」，寄生都市的闊少！

在這個劇本寫完了沒有隔多久，就達到日本投降，第二次大戰結束的事情發生。我也跟着時勢變動重返上海。不久，又渡海到台灣去從事新聞工作，這個劇本的原稿，也被壓在箱底，帶到

這南國的寶島上，與世人見面。

在安靜和平的海島上，每天日夜相反的過着新聞編輯的生活。埋首在油印的新聞稿中，消磨漫長夜。白天時常上北投或草山等風景區去，洗一次溫泉浴，舒舒服服的睡了個下午，把夜間工作所消蝕的精神，完全恢復過來。某次，到草山去洗澡，寫着我一條浴巾，在箱底裏找出這劇本來。於是把它用「攀龍附鳳」的劇名，在台灣新生報「電影戲劇」副刊上連續登載。

今年「二二八」台灣不幸事件爆發之時，我已離開了台灣，免受虛驚。但我的劇本，却遭了無妄之災。除已發表的三幕戲，幸由宣傳委員會柳健行先生和吾友周汝梓兄代我在報上將它剪下保存，免除散失。但最末一幕，却在動亂中把原稿散失了，不得已已在六月中，炎夏無俚，補寫第四幕戲；且將全劇重新校閱一遍，又修改了許多地方。

最後，我除柳健行先生和周汝梓兄代我保存劇本，及丁其兄允將此劇印行，都應一一致謝外，且本劇內容係受 *Emile Auger et Jules Sardaun* 的 *Le Gendre de Monsieur Pointier* 影響，這裏也附帶聲明。

杜雲之記於上海靜厲。

一九四七、九、廿、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新 婚

著 作 人 : 杜 雲 之

發 行 人 : 丁 基

出 版 者 : 大 眾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 正 風 印 刷 公 司

上海新聞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

經 售 處 :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版 初 月 一 十 年 六 卅 國 民 華 中

元 : 價 定

1964
82
9242
9113